

◎ 俞载道 口述 黄艾娇 撰写

结构人生

从少年起，我的人生轨迹就与同济的发展历程紧紧相连。若不是同济优良传统的熏陶滋养，若不是有一位位良师们的不倦教诲，若不是在一些重要机遇的赐予，我哪能拥有今天取得的这一点成绩呢？

俞载道访谈录



JIEGOU RENSHENG
YUZAI DAO FANGTAN LU

.46

8702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结构人生

俞载道访谈录

俞载道 口述
黄艾娇 撰写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一位在同济大学求学、工作、生活了 70 年的知名教授进行访谈,既回顾了同济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故人旧事,又展现了这位学者在同济结构园地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工程实践的人生轨迹,反映了同济人身上共有的精神特质,以此启迪后人继承百年同济一代代积淀起来的光荣传统,奋勇前进,书写同济下一个百年更加灿烂的时代华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人生:俞载道访谈录/俞载道口述;黄艾娇撰写.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5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

ISBN 978-7-5608-3559-4

I. 结… II. ①俞…②黄… III. 俞载道—访谈录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194 号

结构人生——俞载道访谈录

俞载道 口述 黄艾娇 撰写

责任编辑 杨宁霞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一专设计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25

印 数 1—1100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559-4/K.61

定 价 34.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

编委会

主 任 周家伦 万 钢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洁民 万 钢 马锦明 王伯伟 吕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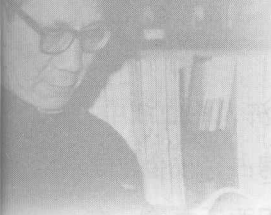
李永盛 李国强 杨东援 陆敏恂 陈小龙

周祖翼 周家伦 姜富明 赵建夫 黄自萍

董 琦

总 编 辑 陆敏恂

副总编辑 黄昌勇 端木怡雯



总 序

自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出现后，大学越来越成为知识界的焦点。

社会有了大学，似乎就有了生命的动能。大学是理念的制造者、思想的策源地、自由的吸氧吧，大学是学术的交流道、律法的裁判者！一句话，是人、社会、国家的设计大厦。

那么，由谁设计这复杂而伟大之厦呢？当然是人，是国家。如此一来，大学就成了一个民族循环教育的起点与终点。就起点而言，大学仿如木工部、翻砂间或炼钢厂，把从大山里锯来或挖来的材料或矿石，筛、选、模、炼，按照物之性与民之需，经过种种条件的化合、聚合或汇合，激起它们蜕变的激情与渴望……就终点而言，大学又仿如越野的跑道，高翔的飞机，远航的轮船——跑道寂寞了，终点诞生了冠军；飞机降落了，扶梯上升起希望；轮船疲惫了，汽车却开始狂奔！也许在一个遥远的远方，拱起了一座桥，耸起了一座楼，亮出了一道新公式，生长出一道新课题……所有的起点都能到达，而所有的终点，都可以再出发……我们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大多数人把起点和终点都放在大学之道上，在杰出的理念、思想、自由、学术和一切律法上走过来或走去，那这个国家一定就被大学化了。大学与人、与国家之间，就会出现富有魅力的和谐互动。

同济大学生长了一百年，与中国不少大学一样，有许多共性：前五十年在列强、军阀、贫困和战争中煎熬；后五十年经历了院系调整、左倾厄运、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历史之轨驭空而行，同济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这是德国医生宝隆（Dr.Erich Paulun）力主创办的，有着德国文化和学术、尤其是医工传统深远影响的大学，教学、研究、实践相统一的

学风，崇尚自由但又务实与一丝不苟的德国精神至今流动在同济人的血液中。其二，同济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受害者。1917年法国巡捕房占领校舍，要解散同济，学校几乎夭折。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同济亡命于西迁之途，有时数路并进，风雨兼程，且车且船且步，行程二万多里。更恐怖的是侵略者的一路轰炸，同济在大曲折中完成大生存，其抗战救国的自我牺牲、同舟共济，相信是国难大学中最为艰难者之一。其三，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院系大调整前，同济已有了医、工、理、法、文五大学院，还有附中、高职、医院等辅助性教学机构。调整后，以土建单科为主，医学、测量、造船等优势学科以及已经颇具气象的法学、文学、哲学调整到其他高校，洪堡理想中的大学自由、哲学人文的基础地位及学科分类和科学统一原则等受到了挑战。当然同济的土建等学科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但代价和遗憾也留给了后五十年的同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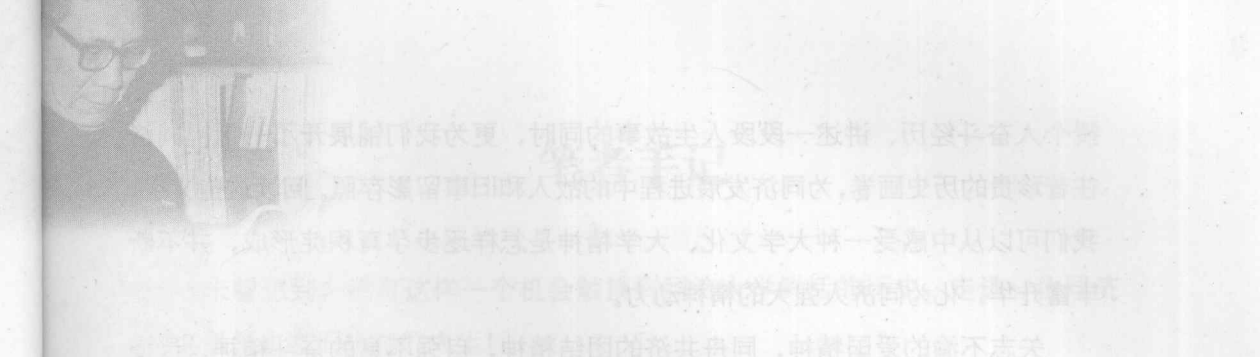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济恢复了对德联系；90年代开始，同济再向综合性大学长征；21世纪校庆100周年之际，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已扬帆出海！码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吴淞与双溪，岸线也不再是当年的狗街和李庄，而有更高更远的银河在闪耀，那正是我们星槎的航向所在！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一路的航程至艰至险，同济百年历程，留下多少人物、故事和学术的波痕……在百年校庆之机，我们启动百年同济文史书系，就是请我校的学者、作家、报人和编辑，或编或著，再现百年航程的点点滴滴，将一个世纪的苦难、挣扎与奋斗用不同的体裁和文字表达出来，让读者重温一所大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曲折与辉煌。

我们以为，同济不仅是同济的，同济是上海的，更是中国和世界的。百年校庆之后，我们将继续把这一套书系延伸拓展下去，看成是同济人文的脉搏、薪火的传递。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编委会

2007年4月8日



前言

同济百年,人才辈出。一代又一代同济人怀抱炽热理想,秉承同济优良传统,与祖国共命运,严谨、求实,团结、创新,不懈奋斗,成就卓著,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谱写了一页页华彩篇章。

这本《访谈录》,再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俞载道教授,在同济的奋斗历程和人生轨迹,也唤起了我们心底对于同济往昔的情感记忆。记得1979年我在同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有幸选修了俞先生的“结构动力学”课程,亲身体会到先生严谨治学的作风与和蔼可亲的师道,令我终身受益匪浅。

俞先生自16岁起求学同济附中,抗战爆发后一路跟随学校四处辗转内迁,大学毕业后留任助教,在李国豪校长的带领下,一步步踏上科研治学之路。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工程结构园地里辛勤耕耘,潜心钻研,不仅主持设计了多个创“国内第一”的结构工程,而且坚持长年在科研道路上奋力登攀,为工程结构理论研究,特别是在抗震分析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把国家和组织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科研攻坚,抑或是工程实践,样样做得出色。这对于一位工程结构方面的教授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俞先生是知名的结构理论专家,他一生崇尚敬仰道德,执著探求科学真理,赤诚之心爱国报国,为同济的结构学科奉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力。倾听这样一位前辈的回忆,相信无论对于我们这些求学成长中的学子,还是初涉教坛和科研的青年教师,都会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激励。

同济悠悠百年历史,是一代代同济人怀着崇高的时代使命感,以智慧、激情、热血作笔,一页页挥写而成的。它生动鲜活,可感可触。《访谈录》在回忆俞教

授个人奋斗经历、讲述一段段人生故事的同时，更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幅同济往昔珍贵的历史画卷，为同济发展进程中的故人和旧事留影存照。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从中感受一种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是怎样逐步孕育积淀形成，并不断丰富升华，化为同济人强大的精神动力。

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就是在同济百年办学历程中逐渐砥砺熔铸而成的同济精神，是一笔值得我们引以为荣并倍加珍惜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回溯百年长河，通过捡拾一件件真实往事和一个个历史细节，进一步挖掘并感悟可贵的同济精神的丰富内涵，从而激励今天的同济人高擎起这一精神火炬，照亮前行的道路，在继承中将之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让它生生不息！我们隆重庆祝同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其意义正在于此。

同济大学校长



2006 年 8 月



笔者手记

未曾想到，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触摸到同济大学鲜活的历史，走进一位同济知名教授丰富而光亮的人生！

之所以撰写这样一本《访谈录》，缘自一年多前姜富明老师一番言辞恳切的话语。他对我说：“小黄，如能在百年校庆之际撰写一些同济名师的访谈录，那对于传承同济精神、启迪后人继往开来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提到了一批知名教授，如在同济工作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俞载道教授，谈起了这位长者在工程结构的教学、科研和设计各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的心弦为之一颤。

我自知学识浅陋，文笔生涩，恐无力将老人的人生故事生动再现于笔端，时感忐忑。感谢这份信任和鼓励，也是一份责任感使然，我怀着虔诚与敬慕之心，开始了与一位前辈的心灵对话。

访谈基本上是一年多来利用休息日的午后进行的，地点就在同济新村俞教授的家中。窄小的两居室，简陋的家什，面对这位慈爱可敬的老人，我倾耳聆听。掀开厚重的岁月之幕，一桩桩往事恍若从历史的隧道中次第走出，呈现面前，伸手可及。我以纸笔捕捉着这些同济校史的点点滴滴，而后很快将它们化为电脑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

这是一次对同济人、同济事的回忆之旅。从16岁考入同济附中，到此后再在同济结构园地里勤耕一生，86岁高龄的俞先生有70年的人生轨迹与同济百年历程叠印在一起。对他进行访谈，不仅仅是聆听他对于个人历史的讲述，借此可以同时回望为岁月烟尘湮没的许多的同济人、同济事，唤起集体记忆，也可让后辈们触摸同济绵延百年的根脉，感受同济精神、同济风格的一代代积淀与传承。

这是一次心弦不时被拨动的感动之旅。在俞先生的故事段落中，打动我的细节不胜枚举，尤其有一张影像在我脑海中长久挥之不去，那是1953年，33岁的他奔赴鞍钢的身影。要知道，当时他上有老下有小，并且妻子有孕在身。他这一走就意味着两年的远别。当我探询他的内心时，他只是淡然一笑说：“服从国家建设需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我们应尽的本分。”这，难道不是同济人报

国奉献的真实写照吗？这，难道不是对同济精神的有力注脚吗？

这更是一次内心不断被叩问的教育之旅。俞先生所生活过的年代，其条件之艰苦、求学之艰辛、成事之艰难都远非我辈所能想象，可翻开他的人生履历，闪光点随处可见，特别是多个“国内第一”都出自他的创新手笔，从中可以看见同济学人为追求科学真理，善于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还有我有幸亲身感知的他那为众人所公认的学者风范、人格操守、道德良知，等等。以此烛照心灵，你会不由得内省自问：作为今天的同济人，你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同济人生？

早在动笔之初，俞先生就跟我说，他希望行文能客观真实，不雕琢粉饰，不刻意渲染。为此，我下笔尽可能敛约，以求忠实、本真地重现老人记忆中的历历往事。这也符合“口述历史”中最为人们推崇的“原生态”特性。

《访谈录》有幸被列为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文史类图书之一。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书稿即将付梓。一年多来，姜富明老师自始至终关心、鼓励、指导，倾力相助；方芳老师对本书的体例、内容、图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吴为民老师审阅初稿；姜锡祥老师拍摄并提供了不少好照片；责任编辑杨宁霞老师尽心尽责。本书的完成还得到了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黄昌勇、端木怡雯、周宏武等老师，校长办公室钟勤老师，校庆办公室倪颖老师的热心支持，在此谨一并致以最深挚的谢意。

黄艾娇

2006年8月于同济园



目次

前言

101

笔者手记

101

1

漂泊中的学堂

11

我的大学——从昆明到李庄

25

留任助教

30

初涉科研

36

我的处女作——文远楼的结构设计

41

援建鞍钢两年

48

重归讲台——在钢结构教研组的三年

51

大礼堂的大跨网壳结构

58

专事结构工程设计——谈谈几个项目设计和早期科研工作

64

未曾虚度的光阴——“文革”期间两个重要的设计

72

迟来的科学春天

84

远道而来的同行

95

踏访美欧

国奉献的确实有限吗？这，难道不是对同济精神的有力证明吗？

这更是一次内心不断追问的教育之旅，曾先生曾生活过的年代，其条件之艰苦，成事之艰难都非我等所能想象，可翻开他的人生履历，闪光点随处可见，特别是多个“国内第一”都出自他的创新手笔，从中可以看见同济学人为追求科学真理、善于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的独特品质！还有我庆幸亲身遇到的他，作为今天公认的学者型、大师型、国际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你就不由得得意自问：作为今天的同济人，你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岁月？

101	永念吾师	言前
101	我科研起步的引路人——怀念李国豪校长	
104	缅怀魏特教授	
107	忆冯至先生	
110	毕业 50 年，我们来相会	
122	叶茂源自根深	
124	学者风范 薪火相传	
126	学术严谨 淡泊人生——记我崇敬的长者俞载道教授	
131	六年时光永难忘	
134	回忆师从先生的日子	
136	严谨作风一生受用	
	致谢	

漂泊中的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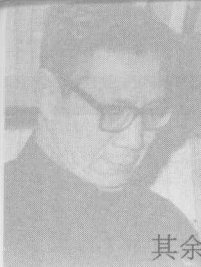
“16岁那年，我慕名叩开了国立同济大学附属高中的大门。刚刚送走愉快的高一生活，我们就不得不被迫远离家园，在日益逼近的枪炮声中千里辗转，在连绵不息的战火中一次次寻觅一张平静的书桌、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

时光之轮向前飞转，永无止歇。弹指一挥间，我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人生路途，步入到第86个春秋。对于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来说，回忆总是多于想望。特别是近两年来，只要一静坐下来，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从前，想起一个个或近或远的日子，都是那么值得怀念回味。

回首这一辈子，从16岁考进附中开始，我的生命之根就一直深植于同济这块土壤。70年同济生涯，沧海桑田，我有幸亲眼见证了这所百年学府70年的沧桑巨变，我的个人经历融进百年校史的章节里。同济的百岁生日正一天天向我们走来，在甚感欢欣、自豪之时，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来帮忙梳理一下记忆。神思漫游间，许多的故人和旧事就像一个个电影片段，不时闪回到脑海中，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成长家世

我的故乡张俞村，是一个坐落在浙江省奉化市西坞镇附近的小村庄，我家祖祖辈辈都以务农为生。及至我祖父那一代，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他，仅仅念完3年书就辍学回了家。之后不久，年少的他就告别故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店铺当起了学徒工，帮店主打理生意。一天天做下来，他慢慢学会了一套生意经。到30多岁时，他开始自立门户，在白渡桥附近开起了一家裁缝店，专做呢绒西服。这在上海是比较早的西服铺之一。



父亲的兄弟姊妹原本有好几个，可惜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父亲和三个姑姑，其余的早在幼年就患病夭折。作为家中独子，父亲自然被视若掌上明珠。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使命，加之祖父母盼孙心切，父亲年纪轻轻就结婚成家。1920年2月，我呱呱坠地，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幸福的笑声。

父亲本是个读书人，对经商兴趣不大。学业优良的他，中学毕业后曾想去北大念书，但不幸感染上了肺结核。在我4岁那一年，父亲终因病情加剧撒手而去。老年痛失爱子，祖父心中该是何等悲戚！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人变得日益萎靡消沉，无心经营，店铺的生意每况愈下。

几年后，祖父索性将铺子盘给了别人，本是老板的他一夜间沦为伙计。新店主业务不熟，祖父被聘为店里的高级职员，每月倒是还能领到80块大洋。在这之前，祖父用手头积攒的一点资金在奉化老家购置了一些田地，通过出租给别人耕种，来收取一点微薄的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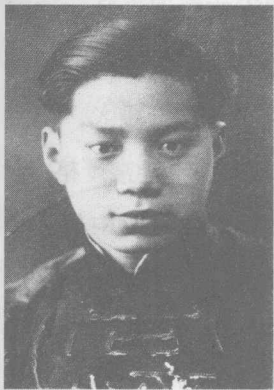
当时，裁缝铺就在白渡桥北，大名路和长治路的交叉处。平常大人就把我放在店铺里，我和其他同龄的小伙伴们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加上又在这样的家境下长大，使得我小时候十分安静乖顺，少了点天真活泼。

1927年，我开始背起书包上学堂，那是在南浔路圣芳济中学对面、由天主教会办的正修小学，也就是现在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从儿时起，在母亲的启蒙教育下，我就对念书怀有极大兴趣，学习在班上一直冒尖，尤其钟爱数学。

1933年，我进入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沪江大学也就是今天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是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上海当时唯一一所教育部备案的教会大学。沪江大学附中的学生英文水平普遍较高，只是学校收取的学费要贵许多。学校实行的是寄宿制，管理相当严格，我们每周有6天住校，周末回家。

初中三年，懂事的我读书很自觉，很用功，成绩年年都在班上排名第一。特别是数理科目，总能轻轻松松考取高分。课余我还欢喜阅读小说，巴金先生的《家》、《雾》、《雨》、《电》，都是我少年时代爱不释手的读物。只是沪江中学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有部分同学上学还由私家小轿车接送。相比他们，我感到自己家境贫寒、地位低微，心底或多或少生出一些自卑感。

考入同济附中



1936年同济附中读书时的学生证照

1935年，祖父去世，维持全家生计只能靠所剩无几的一点积蓄，以及老家出租田地得来的少许租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租借的房屋越来越窄小。1936年，在我初中毕业后，家庭财力已不允许我继续在沪江大学附中升读高中，我必须选择另一所学费便宜些的学校。

此时，我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同济大学附中，这主要缘于同济大学已经拥有的声名。当时，同济大学是国立大学，收取的学费少，这所大学以工科、医科为特色，尤其是医科的实力为人所公认，其时就已有“北有协和，南有同济”一说。于是，我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同济大学的附属高中。

考上同济附中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的门槛不低，当时录取比例称得上是10:1，竞争也是相当激烈。附中校园地处吴淞镇泰和路，1936年回国不久的冯承植先生受聘担任附中的主任，才华横溢的他刚刚在德国获取哲学博士学位。他专研德国哲学、德国文学，后来成了享有盛名的诗人兼学者，他就是后来为学界所熟知的冯至先生。当年8月中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同济附中笔试的录取通知书，通知还要求我们到学校接受面试。我在规定的日子来到附中校园，在一幢两层主楼的一间办公室，面试我的正是和蔼可亲的冯先生（另有专文）。

因附中不在市区内，我们平常8人1间，住宿在学校的学生宿舍，一周回一趟家。当时的学习生活很有规律，当然学业也不轻松。特别是德文课，每天上午两节，每周连续6个上午，一天不落，让人有点吃不消。教我们德语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老师，名叫张近琯，听说是留德博士。她教得非常认真，要求极其严格，若学生听讲稍有走神，答不出来就会挨她一顿狠训。不过，对我们几位成绩优良的好学生，她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

其他课程的老师资质也都很好。教我们英文的是曾炜老师，2005年他在苏



州老家平安度过了百岁寿辰。在同济附中，语文（当时称“国文”）学3年，数学要学几何、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我记得曾用过著名数学家陈建功编写的教材。此外，生物3年，物理2年，化学好像是学1年。这些课程的授课老师普遍都很优秀，刚刚卸任附中主任不久的陆振邦老师为我们讲授几何，教历史的是郑业建老师，他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他们很敬业，教起课来很投入，富有感染力，深得我们同学喜爱。当然，考试起来试题总是偏难，要求异常严格。

那个时候，同济大学与附中相距不远，校长是翁之龙。因当时附中与大学部不在一处，我对大学部的情况所知寥寥。但是，1937年5月20日，同济建校30周年庆典那天，我们附中同学也有幸参加在露天举行的纪念大会，其空前的盛况深刻地留在记忆里。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代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上海交大校长黎照寰等诸多要人莅临庆典大会并热情致辞，盛赞同济大学建校3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那一天，工学院的实习工厂、各类实验室以及医学院的解剖馆和各种展示馆等许多馆所都向外开放。

彼时彼境中，我真切感受到，若能成为同济大学的一名学生，将是多么光荣！

自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上海的局势日趋紧张。1937年8月13日，淞沪之战，吴淞同济大学的校舍遭到严重炸毁，几乎夷为一片平地。正值暑假，祖母、母亲回奉化乡下去收租了，我那时寄居在上海大姑妈家。就在那段日子里，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两次轰炸，这令我整天胆战心惊、忧心忡忡。为安全起见，姑妈让我跟随几个返乡的亲戚一道，暂且回到乡下躲一躲。

赶赴浙江金华

9月中下旬的一天，我的姑妈收到了一封来自同济附中的信函。这封致全体同学的信中说，大学校舍已毁于日寇炮火，学校不得不迁往浙江金华，请各位同学务必在10月20日前赶到金华报到。去还是不去？战争局势下，生死难卜，祖母边抹泪边摇头，坚决不松口。

可是母亲为我的前程着想，从闻知消息那一刻起，她就一个劲地鼓励我前往金华，继续学业，语气无比坚定。如今想来，在我人生轨迹中极其关键的这

一转折点上，正是母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后才能成就我之今日。母亲的开明和坚强令我一生感恩不尽、永志不忘。说实话，要是知道我这一去就是漫长的8年不能相见，她们是决然不会允许我离开她们身边的。“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满含着泪花，为未出过远门的我打点好行装，千叮咛万嘱咐，并请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族兄一路护送我赶往金华。

身上揣着一百多元钱，我和族兄一人挑着铺盖卷，一人手提一只旧皮箱，匆匆上了路。我俩先在奉化溪口乘上汽车，经过新昌、嵊县、上虞，到达萧山，在萧山又坐上了开往金华的火车。两三天后，我们带着满身的风尘，终于找到了学校在金华指定的处所，报了到，注了册。好几位同窗已早到几日，此地相逢，彼此感到格外亲切。

当时，学生要自己租借民房住宿。恰巧，我遇到同班同学周孝存，他的父亲是颜料大王，在各地都有分号，即驻地办事处，在金华也有，分号的房子很宽敞。承周孝存协助，我和吴式枢等几位同学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印象中吃饭也是在他们那儿搭伙。

10月下旬，坐在金华作新中学的教室里，我们翻开高中二年级的课本，聚精会神地听起了课。

两月不到又迁赣州

不久，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原本平静的金华四面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早在9月下旬，同济就有4位工友在金华车站看管校产时，遭到敌机侵袭，不幸身亡。尖锐的警报声时不时骤然响起，安静的课堂已成为一种奢望。在金华开了不足两月的课之后，学校决意再从金华迁往江西的赣州。

我和同学张世能背上铺盖卷，打算先从金华火车站搭乘火车，经浙赣线到南昌，再从南昌由水路去赣州。由于当时军运任务紧，从金华开往南昌的火车一路上行驶缓慢，不长的路程竟走了几十个小时。

学校在南昌设有办事处，造船系1935级的刘应虎学长在校学生会担任职务，协助学校在南昌办事处工作。他让我们在那儿暂时打打地铺住下来，等到其他